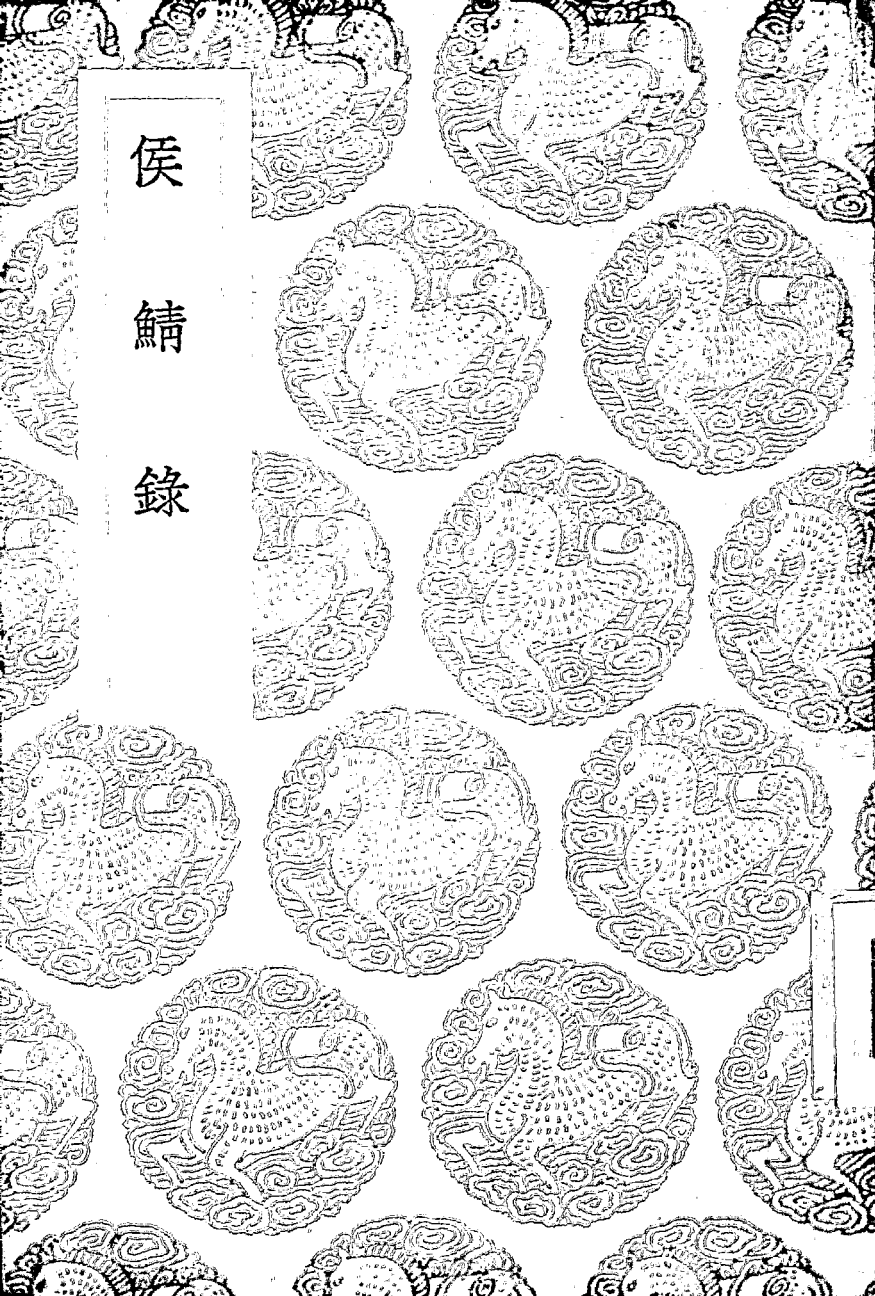



侯

鯖

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錄 辭 侯



3 0646 4300 4

侯 時 令 錄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稗海及知不足齋叢書皆
收有此書知不足本用芸
川書院本稗海本及舊鈔
本合校故據以排印

侯鯖錄序

漢樓護字君卿。精辨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唇舌之號。爲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爲鯖。世謂之五侯鯖。蓋天下之至味矣。夫聊復翁趙德麟。名令時。爲前宋宗室。安定郡王。以才美見喜於海於本無字。蘇文忠公嘗取諸儒先佳詩緒論逸事。與夫書傳中及人所嘗談隱語奇字。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蒐遠證。著之爲書。名曰侯鯖錄。意亦以書之味比鯖也。余未第時。每以不獲一經目。迨今深寘恨焉。正德歲乙亥冬。乃以應天之高淳令。有政於府。過南都。前義烏尹趙士亨。時以母海無母字。憂家居。酒閒海。入取是編出。授余使閱。恍若登李膺之門。而揖宋織之面目也。士亨因告余以且將被諸木俾見于世。子盍一言。以弁厥首。余搖手曰。姑舍是。姑與士亨膺二公之鯖。以求其味。夫天下有有味之味。有無味之味。有味之味。能味乎一時。而不能味于時時。與天下後世。無味之味。細咀而始知。愈嚼而愈美。達可以調商家之鼎。窮可以樂顏巷之瓢。其天下之至味乎。德麟之鯖。厥味之能然與否。知味者固能辨之。若樓護之所味。則以權貴之味爲味。其味也。正子思所謂犬馬畜。伋而下陳仲子。一等人所不食者。於德麟之所味。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士亨爰作而對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請錄爲敝。余听然笑曰。有是哉。涿鹿頓銳識。

侯鯖錄卷第一

宋

聊復翁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

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第五卷。

正俗云。或問。今以臥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氈。荅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

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氈亦爲有緣。故

得名池耳。俗閒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況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

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余得一古被。是唐物。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

名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沈亦復精堅。注引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

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了令角端。案今本事類賦注。了作丁。侯改。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宋子京博學作詩云。可科海何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

字。丙者。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八月案文選

子無八字。○又案三諸本俱作二。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云。嘉魚乳穴中。小魚能久食。力強於乳。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魚復何能擇丙日出入耶。鄺善長云。穴口向丙。又引柏枝山。山種海本中有丙穴。穴方數丈。有嘉魚。嘗以春末遊渚。冬入穴。故知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廣南呼食爲頭。梁元帝賜功德淨饌一頭。魚爲餌。魚若千頭。若爲薄。爲夾。溫口貢若二百大薄。筆爲雙。爲床。爲枚。呼筆四管爲一床。梁簡文答徐摘書。時設書觀中置筆床。梁令云。寫書筆一枚。一萬字。○案此條註文各本舛誤。今從北戶錄訂正。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草

非木。筴必六十。復亦六年也。案以上二條。俱本北戶錄。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不知出處。琵琶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習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其曹綱善爲運撥。若風雷。不長於提絃。興奴則長於攏撥。下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云。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寫本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裏中。

桃菊以除不祥。菊若也。今人以桃枝灑地辟鬼。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桑字。小束也。音蠶。毳音戎。細毛也。今毳毼字。

潘晉官切。潘昌枕切。二字皆汁也。但潘字不通用耳。

余家有古鏡。背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補之。不知丹陽何語。問東坡。亦不解。後

見神仙藥名隱訣云。銅亦名丹陽。又一銘云。尙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

雲天下散四海。壽如金石佳且好。東坡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穎州頓氏一鏡。銘云。鳳皇

雙鏡南金裝案各本俱云鳳皇雙。瑗瑤帶瑗瑤帶。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案各本俱云翠

本同心相親。照心照膽壽千春。西京雜記云。漢有方鏡廣四尺九寸。高五尺。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

則倒見。以手覆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歷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

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卽殺之。予家有一鏡云。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日月

世少有。刻治六官寫本。悉皆在。長保二親利孫子。芸窗本。傳之後世樂無極。後又得一面。云二皆大鼻。

此一鼻上有八篆文。中有魯國二字。可識之。奇古如鍾鼎樣。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又見一鏡。背花

妙麗。又有貞字飛霜四篆字。鏡名或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老蘇作雷太簡墓銘云。嗚呼太簡。不顯祖考。不有不承。隱居南山。德積聲施。爲取於人。不獻不求。旣獲不

庸。有功不多。我銘孔悲。案嘉祐集。此大語妙。有三代文章骨氣。爲文之法也。案自白善天。此凡七則。神海本脫漏。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卻羞郎。亦的

矣。予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云二物皆不道破爲妙。

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國三夫人也。諸本俱云三大夫，人也，今從寫本。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傾歪曲，又樂府雜錄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陳京請，借京城官商錢，大索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本

朝元豐中，畢仲衍編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金帛不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閩州種海中有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盃盞。寫本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

雅，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為三雅池。予嘗覽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錢。諸本

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注云次曰中雅，注云七升，○案諸本小曰季雅。注云五升，○案芸齋

種海本作三升，今從海虞及寫本。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恐盛酒器，非飲器也。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國。案大字據唐史補增。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榜。案諸本俱作榜，惟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案諸本並誤作甘

改正改甘子出羅浮，開元中常以入貢，亦見國史補。為四蒲桃。寫本蒲桃，芸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曰柴如之何，曰取其

實事不出八九。諸本並云，最有實事，不始范曄，以諸香品味，無味字。時輩條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

類也。案以上二條俱出唐國史補。

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寫本賣藥宋清。案國史補云。故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此柳子厚所以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唐元微之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予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註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豈莽時殘啄之餘。所謂四百人。皆贊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爲莽稱雋耶。

文選古樂府名都篇。寒髓炙熊躡。又曹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鱣西海之飛鱗。注謂今之脰寒也。引鹽鐵論云。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又資暇云。今之涪肉謂之寒。又廣韻云。煮魚煎食曰脰。案此條與獨醒雜志略同。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戶千二百二十三萬。舉其成數。後漢千六十。案諸本百今據文獻通考改。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

十五萬。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九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朝藝祖二百五十六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眞宗八百六十七萬。案諸本俱云八百六萬。今據文獻通考改正。仁宗一千九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出今國史。

長沙道林嶽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碑見於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員外道林寺題。示姚員

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嶽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本寫著花春更繁。從容一衲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髡。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芸寶碑海本俱作蓮稍揖皇英頽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旛。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噉。遲回雖得上白舫。羈縻不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晚來光彩又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案參寥集六月作五月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吳幾先廉宣仲辨論云云似當作五月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勝。云頭如翔鸞。月芸窗本目頰光背如安。與臆方心知不載。田舍郎尚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樹蔭綠陰低春晝長。雙兩髻執轡儼在傍。如瞻馳道黃屋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廢中萬馬驅歸范陽。天子乘騾蜀山險。路路滿川苜蓿爲誰芳。旁注七字。從本集校。王令逢源。荆公王深父兄弟交遊也。嘗賦韓幹馬詩云。天寶天子盛天廐。吐番入馬上天壽。紫衣馭吏徧坐前。騎入金都門不容驟。西極苜蓿爲誰肥。六閑飛黃臥嗟蓋瘦。乾元千秋又作承明殿下誰把筆。當年時

人無出幹右。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鐵勒夾口重兩銜。墨絲非尾合雙紐。天門未上人。就觀老胡驚。嗟失開口。生搜朔野空毛羣。死斷世工無後手。當時天子惜不傳。送入御府置官守。胡塵勃鬱燕薊來。宮闕蕭騷既焚後。誰拚千金出手收。芸窗本收足踏萬里避奔走。幾經蹂棄道邊塵。今日寧無紙上垢。尊前病客不識畫。但驚骨氣世未有。西北駿足無時無。生不逢幹死空朽。世工無手世手無能。不寫休。往往氣骨陋如狗。旁注十二字。從本集校。

余往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詞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櫺。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芸窗海拜。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閒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人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閒。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藏隱。

刊誤云。古無文刺。唯書竹簡。以代結繩。謂之簡冊也。魏禰衡處士。敎名於紙。是紙上題名。投刺公侯。自後

相承刺謁者見通名紙爲公狀也。至今士子之家存焉。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矐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引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爲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爲禳沴之故也。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洩器謂之虎子。或爲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于神海本丁。緩者爲臥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鳳。神海本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機

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爲名。今謂之衾毳。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縮舌君能競病且低顏。東坡笑曰。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唯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此對。覺吾用無何二字。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蠟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飾變古錄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揜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讀寫本本。黃。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東。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

須次第裁。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公閒居汝陰時。一妓甚韻。芸窗神海本類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

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纈。神海本類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

遠。諸本作春色去。今從滄隱叢話。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滄隱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菱紅蓮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

十頃秋。東坡復自穎移維揚。作詩寄予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鬢。窗外

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皆神海本類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

蟾蜍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胭脂。北城月落烏啼後。神海本類便是孤舟腸斷時。案二詩宛丘集不載。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坡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這

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娘子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

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東坡在黃州日。作雲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

九

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

盧秉海本東

雲窗。稗題。汗河驛中云。蒼顏白髮老參軍。剩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供客

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寫本無此條。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遊。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

語。嘗題于壁後。秦少遊薄遊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寫本無此條。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

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

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寫本無此條。

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將士宜鳴。醉文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雋人

宜益觥盃。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此等語二字似衍。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

語。寫本無此條。

侯鯖錄卷第二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

元之責

芸廣神海本

商於看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

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

王欽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

文章。

寫本

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牆。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

愧地仙教俗客。懇懇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徑開。可惜梨花

飛已盡。前年遊客始重來。

黃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總傷心。亦妙

語也。

案踏本俱脫扶風喬木云云。至末誤以下段寒日邊聲斷云云。接太真外傳詩云之下。今從寫本訂正。

滕達道長於五言。省試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裝劍佩。

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

宋喜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喜公詩云。

一夜東春風拂苑。歸來無何處。刺淒涼。漢皋珮冷。臨江溼。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纈髓。

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廣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素釵紅各自傷。青樓煙雨忍相望。

諸本欲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諸本香可憐無意傳雙

蝶。盡委付芳。諸本心與蜜房。案上二詩與蘇奎律

穎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詩云。案公指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

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空新樹便留煙。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計年。案石林詩話向夕作

新木榭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

刀封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惱水邊樓上時。

唐武宗卽位。獨奮怒曰。案此條前似有脫漏。觀獨怒字及下文始去字。可見神海本云卽位罷窮吾天下

者。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

京二寺。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

以督之。御史乘駟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

奴婢至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頃。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

民直。歸於有司。寺材。案窗海虞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宇。傳舍。後二年。宣宗卽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

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率興三爲本海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倍其數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本朝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間三萬九千寺，陳襄述古判祠部，日說云：出江隣幾雜志。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

李商隱江之嬌海突本

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

柳，一日三起三倒。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歎甚，將別，出小碧牋書詩爲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繡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蘊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爲誰歸。

鄭猶本欲詠王子安應城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牀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官長官請本

今從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衫送酒媪從教人識御本玉爐香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宮殿有儀衛中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

黃昏未冝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

颺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授或作授或按俱誤盡繡鴛鴦如今

重到拋毬處不見燼爐舊日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嘗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卽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

扣寫本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

不同歸

少游嘗作遊仙詞案淮海集題云四坡稱之云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雪散零想見想玉清真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又云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闌干四角邊風掃亂雲毫髮盡獨留壁本月照人圓

又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閑關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又云本是廬山種

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事請看仙家十賚文側注五字俱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

錫也是松陵唱和出陶弘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海

及寫本貴。蘇書夜郎中原不無。蘇書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志。蘇書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晉公淮四功業。

冠吾本種海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乃江隣幾子我作

余崇寧中坐章疏。入籍爲元祐黨人。後四年。牽復過陳。張文潛常希古。皆在陳居。相見慰勞之。余答曰。炙

芸窗神海本靈。穀子王叔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入妙處。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

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文潛云。此真海本真先生所謂篤行而剛者也。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責籍爲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詩

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祀。恩洗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

歸人。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

時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毛皮。芸窗神海本作兒。今諸本俱作家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

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云。本自江湖客。宦游何常。苦心因君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鍾裏。

何曾芸識渺茫。唯應斗帳夢。曾入到水雲鄉。又云。曉晚浦煙籠樹晴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盡我作

漁翁。又云。島外雲峯晚。沙邊水草頭。樹明想當初。揮灑就。侍女一時驚。則注字俱

徐仲車嘗作愛愛歌云。案節孝集愛愛歌序云。子美爲愛愛歌。已失之矣。又其辭淫淺。而序事不得愛愛

愛愛吳女也幼孤託於嫂氏其家即娼家也左右前後亦娼家也居娼家而不為娼事者蓋天下無一人而愛愛以小女子能傑然自異不為其黨所汚其已艱矣然愛愛以小女子願其勢終不能同執此其所以操心危慮深之道不得已而為奔女之計也于是與其人來京師說數年其人歸江南遂死於江南愛愛居京師自以為未亡人也慨然有必死之計故雖富貴百計其方卒不能動其心以至於死此固不得謂之小節是父女子也古之所謂義烈之女者心同而迹異案愛愛所奔即江寧富商張氏也張氏納妾於外蕪是妾母而不歸以至其父捕去此乃不孝之大者固不得齒為人類雖變節禽獸之不若也故余主於愛愛焉 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可勝道昨夜閒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略事有取捨文皆主於愛愛焉

無如何愛愛本乃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沈塵土渾金玉環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髮綰纒纒十五耳聞目

眼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厲志慮深半夜窗前淚如雨假饒如一笑得千金何不如嫁

作良人婦桃李不為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兮海可枯

生唯一兮死無二有如樗櫟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

來成都弄玉吹簫能繞芸窗海幾曲不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卻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月

明還滿牀行人一去不復返不念是關山歧路長前年猶惜縷金衣去諸本今年不畫深臙脂今年今

日萬事已鮫綃翡翠看諸本春今從寫本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忠於所事兮志其將何求蛾眉皓齒

兮妾之所愛妾之贊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海虞腰腰草蟲兮趨趨阜螽靡不有初今鮮克有終鴛

鴛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閒此恨兮何時休時消何深山人跡不到處病鸞欲翼翅巢空枝本集校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繡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春風應是怨黃昏

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幸臣親王觀燈有御製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為左相蔡持正為右相蔡密叩王

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鼇山鳳簾外不可使。章子厚時爲黃門侍郎。面笑之云。此誰不知。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鑄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盃。是夕以高麗進樂。又

蓋一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作主文。幕次中。聞與顧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秦州作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氣望蓬萊。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怪石二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碧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狄遵度。字元規。樞密直學士。業之子。敏慧夙成。當楊文公崑體盛行。乃獨爲古文章。慕杜子美。韓退之之句法。一夕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既覺。猶記其兩句云。夜臥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因書其後曰。子美存耶。果亡耶。其冑爲余來。嘿誦人未知之者。俾予知耶。觀其詞。蓋非他人所能爲。真子美無疑矣。遵度因足成其詩。號佳城篇。不幸年二十爲襄城簿而卒。詩云。佳城鬱鬱頽諸本頽今從寫本。寒烟孤雛乳兔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浮雲西去伴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尙在。冑與臆姑論大年。

劉路左軍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冊。有老杜數十首。其閒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芸窗本。三過東溪

詩集中無有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

曾阜爲蘄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羣峯間。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警手錄其全篇。少游敘云。觀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旣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翬。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妝。遺我纍纍珠。靡非諸本明月光。勸我穿絳綬。繫作裙閒當。掛子以疾去。談笑聞餘香。

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有滕王閣詩。蓋其少成如此。又再賦一首。敘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層城樹密千家笛。江渚人孤一葉舟。悵望滄波吟不盡。西

山重疊亂雲浮。十四歲再題一首。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時。從親還里中。道出洪州。泊滕王閣下。俯視山川之勝。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詩。凡百餘篇。自唐杜紫微外。類皆世俗氣。不足矜愛。乃作一章。勝之西楹。後三年。客淮上。思其幼時勇於述作。不介意其非也。輒改作一章。以誌當時之事。其舊者往往傳於江。西。今故併存之。詩云。地勢遠連徐孺亭。本雲南有客兩曾經。簷前燕雀鳴相鬪。潭裏蛟龍困未醒。亂鶩蒼茫侵樹色。驚濤浩蕩失天形。當時好景無同賞。對此悲歌孰爲聽。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兒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採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黃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廨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鴈來。棲於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矣。或已在緡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爲詩題亭壁云。天寒霜落鴈來棲。歲晚川空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二字據東坡集增入天啓。會於伯時齋舍。錄鬼仙所作。或夢中所作。嘗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間。皆鮮華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清。又錄鬼詩云。江上橋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儂。又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刺繡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又云。酒盡若莫沾。壺乾我當發。城市多鷺塵。還山弄明月。又云。卜得下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云。浦口

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諸本來今據坡集改更折看。又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溼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又云。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烏鰂八足絕短者。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鰓囊。其名烏鰂。喻波噴墨。迷射水慙。以衛害焉。海物異名。

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伯父五開府酒餘脫淺色番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番羅淺色衣。著來春從寫本。今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魯直評東坡書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葱葱。散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

侯鯖錄卷第三

張文潛作七夕歌爲東坡所稱詞云人閒一葉梧桐飄。麝收行秋回斗杓。神官召集役靈鶴。直渡天河橫

作橋。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綃星。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

西嫁與牽牛夫。自從嫁後得。廢織紉。綠鬢雲鬟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怒。謫歸卻踏來時路。但海濼及本集作

逢令一歲一相逢。見七月七夕河邊渡。別多長會少寫本云天。知奈何。卻悔從前來。思歡愛多。匆匆離

恨萬說不盡。燭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曉催發。令嚴不管輕離別。空將淚作雨。霧霰。淚痕有盡愁

無歌。寄我言織女君休莫歎。天地無窮會相見。猶勝姮娥神海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側注字從本集校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錄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

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瑤峯一別杳難期。消渴從教醉枕欹。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

畫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機。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溪詩云。城根神海野水綠。透迤。裊裊輕舟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覓處。渚花汀草占春

多案參寥集云城根野水綠透池。聽聽風船掠岸過日暮薰蘭無處探落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

襄王禪心已作寫本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坡云沾泥絮吾得之被老稱又占了

瞿塘之下地名人鮮斐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門關乃用爲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鮮

斐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古人作律詩有當句對者兩句更不須對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是也

漢書云背尊章嫖以忽老杜詩云堂上拜姑嫜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獨姑嫜何耶正俗云古謂舅姑爲姑嫜

今俗亦呼爲姑鍾蓋自章音轉爲鍾也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實派天潢久安地著雖爲

疎屬實重宗盟宜佩赤綬以光白社可左屯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時遣內侍

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案趙加起寫本作趙加超

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異姓品上景德四年舉行

幾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幾頭顏師古云字當爲祿音機祿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饋梁櫛

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祿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饋必進祿作樂益氣也此謂新沐饋體虛故

更進食飲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遺法乎

洋者，山東謂衆多爲洋。爾雅：洋，觀、哀、衆、那，多也。今謂海之中心爲洋，亦水之衆多處。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

則甘露沈重。初學記。

桃實經冬不落者，俗謂之桃奴。橘奴者，謂江陵千樹爲木奴。襄陽記：李衡密遣十人於武陵新北戶錄作龍陽

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其兒曰：汝母惡吾治家窮困，北戶錄如是，吾洲有千頭木奴，不責芸窗汝

衣食，歲上絹一本，芸窗神海，匹亦足用耳。吳末，洲柑成，歲得絹數千匹，據此，非橘明矣。又按諺曰：木奴千

諸本衍樹字，今從北戶錄。無凶年，蓋言果實可以市易五穀，此卽木奴之號，果之都稱者也。出北戶錄。

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爲青州刺史，其所經歷它州縣，瞻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爲政一流，雖

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江淹爲宗室建平王讓表，稱宗亭。

孿子，力員反。戰國策：孿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唯智者知之。孿子，謂雙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媛女。廣韻中正有此說，使餽字，人初生產子，俗言首子，亦使此韻字。音俗謂

以竹孤桶，古使籬字。音孤，酒杓也。案集韻：籬，攻乎切，音孤，以篋束物也。無酒杓之義。諸本篋下註音生，

也。

昔唐末豫章有觀音禪衲，且南方禪客多搭白，常以甌器盛染色，勸令染之。今天下皆謂黃衲爲觀音衲。

也。方等者。卽周徧義。止觀論云。方等者。或言廣平。今謂方也者。法也。如般若有四種方法。卽四門入清涼地。故云方也。所契之理。卽平等大慧。故云等也。稟順方等二者而立戒壇也。既不拘禁忌。廣大而平等之。故謂之廣平也。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穆王曰。余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余嘗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

世言梟。秃鳥。非也。唐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諡號。河朔士人。目楷爲衣冠土梟。

陸長源以勳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官。芸窗本宣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遼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西京雜記云。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

刊誤云。禮曰。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蔬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意。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崇尙佛氏之衆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今謂之出生也。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待之甚厚。未幾。賊芸窗本行敗。仲儀歸朝。見文忠公。論及此。士人文忠公笑曰。詩不可信也如此。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三十歲誕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

聯云令閣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予題其封云色暎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卻贈月中人。

瓦瓏鑿殼渾沌錢文如建瓴外眉而內渠其名瓦瓏注云眉謂高爲眉渠謂疏爲渠一名魁陸爾雅魁陸注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嶺表錄異云瓦殼中有肉紫色曰天樹炙也出海物異名

高力士責在驩州詠齊榮詩爲魯直所稱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徽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

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侔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字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王介甫少時作石榴花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此老風味不薄豈鐵心木腸者哉

東坡云王晉卿膏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

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令嚴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聰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挑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聞怨寄陳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與人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妝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來解幽慍

低雲鬢眉峯斂暈。嬌和恨。

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爾。東坡云。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終身守之。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以付之大笑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頗不憚。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鼈頭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繖也。

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進進字疑衍。諸本同。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荅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東坡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張鎬相公。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杜甫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迂叟耳。

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法。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錄細碎書。亦三反也。

東坡書與毛國鎮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有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爲媿。想

當一笑也。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蒼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西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回十三里八十步。高三丈五尺。本朝東京宮城。周回五里。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卽汴州城。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寫。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延之上坐。

元豐末。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費用不足。達裕陵睿聽者。上卽遣使以黃金二百兩就賜之。介甫初喜。意召己。旣知賜金不悅。卽不受。舉送蔣山脩寺爲朝廷祈福。裕陵聞之不喜。卽有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嘗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聞車馬便驚猜。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

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前古未有。罷政歸金陵。作日錄七十卷。前朝舊德大臣及當時名士不附己者。詆毀至無一完人者。其閒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于後世者。悉已有之。故

建中靖國之初。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壻蔡卞之惡。曰。安石臨終。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卞留之。至紹聖間。作尚書右丞。盡編入裕陵國史中。遂行之。瓘所謂遵私史而壓宗廟是也。士大夫忠憤者有詩云。訓釋詩書日月明。紛紛法令下朝廷。不知心本緣何事。苦勸君王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道絕倫。古來歸美是忠臣。門人李漢真堪罪。何用垂編示後人。陳瓘進日錄辨表。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飯僧疏文。指十事奏之。

嘗讀岑崑起作吉凶影響錄。載李林甫創一堂。有卻本云窗月之形。名曰月堂。欲破人家族。則入堂精思極

慮。悅神海而出堂。即人家被戮矣。後有毛人。鋸牙鉤爪。以手戟林甫而怒逐寫本之。後有斲棺之禍。惡

之者有詩云。却本云窗月堂中喜色新。明朝應有破家人。祿山反噬家遠破。須信難欺是鬼神。或有大臣

獨任國柄者。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念念害物。處處殺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厥甲美如瑤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馬

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楯。曰蝦公。

水雞。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雞。郭璞注爾雅云。一名水鴨。

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耳。前漢封禪終古爲語兒侯。孟康曰。語兒。越中地名。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瓦壺。其製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置。

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餅爲五經焉。

侯鯖錄卷第四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

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爲本殿燒香人

多留住。坐客大笑。錢形肖九子母丈夫也。○案老學庵筆記云。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

贈詩云。九子美君門戶壯蓋。識之也。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燕後。子華新寵魯生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釋。久之

呼出。持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遶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

照漁隱叢話伴。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斷賴。故云耳。客皆大笑。

舊學士院壁閒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

裹屍。死而後已。江隣幾云。上句楊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對。

天聖中。賀五王出閣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輝。岳立受日中之字。隱五字。王字也。

東坡云。近在蘇州。有一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瞑。自作祭文云。唯靈生在閻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

街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魯直嘗言。聳多人疎秀者必貴。密而泛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贊竊本貫道皆無鬚。

每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尙貴主。嘗過鞏洛閒。道傍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

觀神像。兩眼外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卻惑歌兒便瘦軀。試拂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閒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

圓通禪師秀老。漁隱叢話本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写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

梳頭。撮得髻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漁隱叢話話作搽。紅粉也風流。

文潛夜直館中詩云。蒼龍挂斗寒垂地。翡翠浮花煖作春。江隣幾

東坡遊廬山湯泉。閱留題百餘篇。愛遵老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

我方清冷混常流。坡戲作一絕云。石龍有口卻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

寒温。秦老學庵筆記云。曾呈可者。詩本凡惡。偶以直詩衆生。總無垢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開繼

坡三峽橋詩。皇卽對東坡自言。有一絕。卻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期吟曰。能識我湯泉句。我

稱愛君三峽詩。道得可憐不可嚙。幾多詩將豎旛旗。東坡既悔。蠶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

題所事絕句。寺僧方與石刻。東坡詩大誦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熙寧中。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於壁。自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

步。不知所存。或曰。此呂先生也。賦云。西隣已富。愛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

爲收書。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爲和其詩。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闌中損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脩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頰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蠱病自己。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閒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大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瘴氣侵精。終身之累。則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東坡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庫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嘉者。殆難得其髣髴。余續之曰。上閣衙香。儀鸞司椽燭。京師婦人梳妝與腳。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江隣幾雜誌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帳庫。遂名此。

鄰幾云。劉師顏視月占水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謂沾足爲爛雨。此條從海虞本補。

長安北禪寺石筭

案雜誌石筭作廊右

鄭天休資政題十字云春到不擇地

石踏

傍花自開刊之

江鄰幾雜誌

沈文通云省副陳洎死後婢附語云當爲貴神坐不葬父母今爲賤鬼足頸皆生長毛

案以上江鄰幾雜誌語

比來

士大夫多不葬親致身後子孫不振遂不克葬生毛必矣余錄此事政以勸親舊之不葬親者

內庫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迄今用其法

晏公稱國初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京師元夕放燈三夜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燈因錢氏而添之

江鄰幾雜誌云此世俗妄傳乾德

五年詔謂時和歲豐展十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實錄三朝國史國初會要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唯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者是後漢人益之

唐人說李邕平生撰碑八百首

藥方中一大兩卽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江隣幾雜誌

唐楊巨源詩云爐香

寫本煙

添柳重宮漏出花遲後嘗爲詩題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之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冀公愛之

江鄰幾雜誌

志

唐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常在左右謂之猴部頭朱全忠篡後因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擲

褻其冠服全忠叱令殺之唐之臣得不愧作

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也。大是妙語。

東坡云。僕爲吳興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帶在笏上。有詩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纒纒雲輕。植立舍

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襪令坡銘之。坡卽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

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古語云。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

十月爲良月者。謂盈數也。

昔人有云。古人有道去處去。世上無人行處行。

一大弓長五肘。小弓長四肘。

艾一名冰臺。一名醫草。

退之詩。有百年未滿不免死。且可勤買拋青春。拋青春酒名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酒多以春爲名。

草之始生曰萋。小門曰闈。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有垣曰苑。無垣曰圃。帛之總名曰緡。大波爲瀾。小波爲淪。

天弓卽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蜺。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

紺者青而含赤色也。

黃鸝關中謂之楚雀。

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之數。

酒所以治病藥非酒不散。

疇匹王逸注楚詞云二人爲匹四人爲疇。

宗葉者宗本也。葉世也。謂族類繁盛也。

錯綜謂錯要其文綜理其義也。

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妓甚衆題其名曰靈芝宮邀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水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閒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宮樂天爲詩以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

蒼頡解詁云種樹曰園種菜曰圃。

埴埴者埴埴也擊也亦和也埴水和土以成器。

宴饗者黃達曰不脫屣而升者曰宴。

三王各有獄之別名夏曰夏臺商曰羗里周曰囹圄。

王逸注楚詞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臠。

孔安國注尚書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細切曰齏。全物曰菹。今中國皆言齏。江南皆言菹。

田疇者田種禾稼者也。疇耕地也。

寮窗也。蒼頡云寮小室也。說文云寮穿也。

脫者可也。爾也。謂不定之詞。漢晉人多言脫如何亦或也。

漢書云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始生日嬰兒。胸前曰嬰。抱

之嬰前而乳養之故曰嬰兒。

四衢四達之謂也。郭璞曰交道四出也。釋名云齊晉謂四齒杷爲權。權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因名焉。

皋盧菜名也。皮曰休云。石盆煎皋盧。

唐茶東川有神泉昌明。白公詩使綠昌明是也。

東坡云予去杭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塗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冽。

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

雨陽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併記之。

東坡與司馬溫公論茶墨。溫公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如賢士君子。妍醜賢哲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晏元獻公作相。因雪設客。如歐陽文忠公輩在坐。時西方用兵。歐公有詩云。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公曰。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飲。如退之。但作詩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幾曾如此合鬧。

唐興元有知馬者李幼清。暇日常取適於馬肆。有致悍馬於肆者。結纜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夾支其頤。三四輩執轡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迫而察之。訊於主者。且曰。馬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萬易之。馬主慚其多。旣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了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俾雜鶩輩。槽棧陷敗。糞穢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齧蹂奮。蹇跛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爲也。旣晡。觀者少閒。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鑲結穢雜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其槽寫本。芸。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躡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父。嘶如龍。顏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元祐六年汝陰久雪一日天未明東坡來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穎人之饑欲出百餘千從諸本石今造

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何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召余笑

謝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碩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

稱酒務有餘柴數十萬稱句從寫本補依原價賣之二事可濟下民坡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檄

上臺寺教授陳履常聞之有詩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漫山寒壑疑無地投隙穿帷巧致

身暎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臥不緣貧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寶春坡次韻曰可憐擾擾雪中

人饑飽終同寓一廛老檜作花真強項凍齋儲肉巧謀身忍寒吟詠君堪笑得暖歡呼我未貧坐聽屐

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予次韻曰坎壈中年坐廢人老來貂鼎視埃塵鐵霜帶面惟憂國機穽當

前不爲身發廩已康諸縣命獨逋一洗幾年貧歸來又掃寬民奏慚愧毫端爾許春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

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

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詞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

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案詞苑叢引此條前段云東坡既

耶復以舊識知穎州正月堂前梅花盛開月色鮮霽云云

延安夫人係蘇丞相子容之妹也有寄季玉妹更漏子詞云小蘭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鎖玉樓

空。一簾。相日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淚眼。出重城。隔溪羌笛聲。案此條諸本所無。據詞苑叢談補錄。

侯鯖錄卷第五

辨傳奇驚鶯事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傳奇驚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其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海談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辨海談避作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舉授校書郎。二十四歲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陸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

於微之爲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閒皆隱鶯字。傳奇言立觀春詞二首以授之不費識字者卽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較。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詞。前敍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敍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遊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中多言雙文。意謂本必二鶯字爲雙文也。併書于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堦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予賦詩云。爲見牆頭拂面花。時唯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海虞本東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聞其說。生所善。楊巨源爲賦。崔媛詩一絕。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也。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性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爲拓拔氏。後魏有國。改號元氏。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事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閒。絲分縷解。始終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反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餘韻。照曠後世。亦人閒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微之古豔詩春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裏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唯有牆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

陰囊等。蹲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妝。夜合帶烟籠
曉月。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噴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離思
云。自愛殘妝曉鏡中。銀釵謾篸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山泉散漫澆堦流。萬樹桃
花暎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
些些紕繆最宜人。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尋常百種
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春曉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
聞鶯。娃兒撼海虞本促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古決絕詞云。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
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
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
絕。妾意已海虞本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又云。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
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閒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笋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
競衆人而攀折。我自願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體體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它人
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又
云。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
晨列。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曠曠。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

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信海虞本既是妬相憐。何不使教相決絕。雜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

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櫛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入靜後。潛

教桃葉送秋千。寒輕夜淺透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山榴似火葉

相兼半拂低本雲窗。墻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

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暎褪紅酥。贈雙文云。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閑坐更無聊。曉

月行堪墜本海虞。春酥見欲消。何因寫垂手。不敢望回腰。夢游春云。昔歲夢游春。夢游何所遇。夢入深洞

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流。畫舸闌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

花叢。叢邊繞鷓鴣。池光漾霞影。曉日初明煦。未敢上堦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

簾幕閒。徘徊意猶懼。閑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駘鉤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鷓

鴣飢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裯。施張鈿裝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

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回夜合偏。能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

屨。紕軟鈿頭裙。玲瓏合權袴。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易驚。靈境難

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合南京春。喧闐

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

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朝辭玉佩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云云。樂天和

游偵詩序云：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者也，吾不致不使吾子知，子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云云。正謂此事非張籍益明矣。

微之年譜

己未代宗大歷十四年，是歲微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微生乙丑貞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生甲戌至己卯十五年，于二月辛未歲寧王瑋薨，子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生

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生甲戌至己卯十五年，于二月辛未歲寧王瑋薨，子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生

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辛巳十七年，謂文戰不利，遂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感

正次年，壬千十八年，生亦有娶按退之作，微之妻章叢誌曰：選婿得稱，始以選授校書郎，即與微之

春也，禮用科第，拜左拾丁亥戊子二年，是歲授監己丑四年，是歲娶章氏庚寅五年，是歲微之生

遠出為河南尉，丁亥戊子二年，是歲授監己丑四年，是歲娶章氏庚寅五年，是歲微之生

九年，是歲徙唐乙未十年，是歲召入都丙申至己亥十四年，是歲徙虢州長史庚子十五年，是歲微之生

知制誥，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權翰林學士壬寅三年，是歲出為膳部員外郎癸卯甲辰四年，是歲移浙東觀

已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己酉三年，是歲召為尚書右丞庚戌辛亥五年，是歲微之生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為美話。至於娼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

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於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瑣。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敘前篇之義。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定格調。後聽蕪詞。

麗質仙娥生月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柰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閑不念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丰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措。海陵本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讌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擲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兼所以報恩也。乃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曰。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紅妝淡埭。

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汗。梅英猶帶春朝露。

張生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閒遂道其衷。翌日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閒。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飯。恐不能踰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閒。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癡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食思想遍。賴有青鸞。不必憑魚鴈。密寫香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驀然來報喜。魚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張亦微諭其旨。是夕歲二月旬又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儼

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柰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謔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萌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恐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於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唯恐悞。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恁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之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閒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放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玉困海虞本潤花柔羞。技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妝畱臂。

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

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兩意相歡朝又暮。爭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

不數月。張生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臨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恐不敢恨。必也君始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張亦遽止之。崔投琴擁面。泣下流漣。趣歸鄭所。遂不復至。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酒翰贈言終不許。撥琴請盡奴衷素。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蕙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首膏脣之飾。雖荷多惠。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進脩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

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或勉爲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欷歔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恩深。愚幼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雲衛神海本有松柏盟心句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忱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卻寫花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遠。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絢。文竹

茶合

海虞本無合字

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潔。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

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海虞本氣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毋以鄙爲深念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珮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環玉長圓絲萬繫。

竹上爛斑。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鄙人永棄。心馳魂去。神千里。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詞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爲旁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無計遣。情深何似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婉美。詞彩豔麗。則於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觀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且且否。僕嘗採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一章。示余友何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具道張之與崔。旣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完矣。余應之曰。先生眞爲文者也。言必欲有終始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歌其事之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獨在彼者。

耶。予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於傳末云。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侯鯖錄卷第六

今之祕色。蓋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海虞本云。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祕色。比見陸龜

蒙集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稻中散鬪遺問。杯。乃知

唐時已有祕色。非自錢氏始。

南京人家掘得一石。上有字可考云。猪拾柴。狗燒火。野狐掃地請客坐。不知是何等語也。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竝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

金人犯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爲北賊虜去。亦此識也。

數年前。雍丘菜園人浚井。得石刻銘云。漢代功臣銘。隱在秦城井。得到靖康春。方顯千年景。金人亂天下。

諸賊皆來併。甕下有甘泉。能療人閒病。

五代敬翔嘗權時。門前一舉神海本。子白衫作舞。歌唱曰。執板談歌乞個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

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

唐馬戴詩云。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

春秋緯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槩。諸本誤。今從士四尺。樹

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匹耳。故人呼馬爲一匹。應劭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海虞本尺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寫本苑賣馬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芸窗本入乘馬束帛。帛爲匹。與馬相匹耳。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桑令劉遺民是也。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綫。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鈎。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避不及。爲前驍所拘。紳鞠之。乃宗室。荅曰。勤政樓前。尙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尙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時。爲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爲好賊。上陣殺人。二十領天下大將軍。用兵以救人死也。

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詞？海虞本、寫本左右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絢者，掌書記。上欲以翰林官之論者以不由進士，又無引援，遂止。宣宗唐之晚世也，猶有舅鄭光辭妾之封。宣宗又從而嘉之，至賞作文者，亦可稱也。

封氏見聞云：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珍封氏見石誌，素施無鉉策，故以紀行迹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初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內，古無此制。然孝子無以揚先人之德，刻石紀功，亦不必純用古制也。

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淚下，遣使韶州祭之，兼齋貨幣以恤其家。其語詞刻于白山屋壁下。舊制，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朱，六七品綠，八九品青。

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壙芸窗碑而死，忠州之貶

不無天譴也。

唐制，男子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調，四曰役。

王彥伯醫名既著，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寒者，各飲此。

皆飲而去。效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普眼長者之流歟。千金有王彥伯方。○案事見唐國史補。

唐吳人顧況。一見李鄴侯如舊識。待以異禮。及鄴侯卒。況感其知。作海鷗詠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爲客鳥。

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鴉鶯奈爾何。海談本云。可奈何。遂爲權貴所疾。貶饒州司戶。

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不已。則不貧。謹身可以避禍。

元載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爲春。雲窗神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亦賜死。載於萬年院佛堂子中謁主者。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汗泥。不怪也。乃

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荊州天歷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暨。感獸出境。昨

初入縣界。見虎狼相。海談本。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略食便過。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霞寓後入爲羽林將軍。自京附書。以承眷顧。寫本願作轉。請自代矣。公曰。奉感。有一

話。曾有一老嫗。山行遇大蟲。羸。海談本。營然。鞋。雲窗神海。本誤。懼。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卽之。乃舉足以示嫗。嫗

看之。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頃奮迅而去。似感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日無

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足虎也。一旦忽擲一死人入。血肉狼籍。被村人呵。神海本。所。捕。稱爲殺人。嫗說其

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曰。江陵莊積穀尙有

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曰。江陵莊積穀尙有

七千堆無所用。皇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雖方熾。孤城勢蹙。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芸窗本云。以馬澆啗。

之。而意自如。其謝寫本有金吾將軍表詞。甚忠勇。又寫本云。忠勇當之海虞。許遠亦有祭文。爲時所重。

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劉

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一張僕射耳。則巡遠之名。焉得以光萬

古哉。

士子初登榮達。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爲人。唯尾不化。須

爲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除授。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人寫本爲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

羊入羣。乃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爲對。出封

錄聞

唐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度有差。

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此儀。出盧氏

錢氏時。杭州錢遠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

人問云。明年大家卻去。果然錢家寫本納土還朝之兆。

蘇公東禪院林酒仙詩云。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東坡所記

自作祭文中。

南宮縣君錢氏詩云。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是真。倘若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張公庠少能詩。道中一絕云。一年春事已寫本。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路海虞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

避殘紅。秦漁隱叢語云。雲齋廣錄只載此詩。後二句云。是李元膺春遊詩也。

仲殊題李伯時支遁相馬圖云。月窟精神不受羈。白雲野老太支離。當時若也無人識。駿骨靈心各自知。

宗弟鵬舉言。見一驛壁。上有詩云。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寫本云。遇夜莫行船。此征途藥石也。余愛之。每示子孫。

全詩云。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兩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

路免連遭。

三臺者。陸剡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旨。芸窗神海作諧海。虞本調今從寫本。大似元微之作。花孃歌曰。花孃十二能歌

舞。籍甚聲名居樂府。荏苒其閒十四年。朝爲行雲暮爲雨。格高氣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

從江國來。時因讌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慙懃度寒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

自茲稍稍有期約。五月連航並釣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鴛鴦浪得名。爾後頻逢殊孌婉。各恨從來

相見晚。月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回。雞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

極情專易得猜。前年南圃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司乘露作威稜。督促倉皇去閭里。瀟瀟風雨滿

長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史向城東。泣淚寄言心欲死。願郎日日致青雲。妾已長甘在泥滓。更悲
恩意不得終。世事難憑何若此。郎聞茲語痛莫深。諸本或作禁。或作仲。或作勝。惟寫本作深。與本集同從之。天地無窮恨無已。我今
爲爾偶成章。便欲緘之託雙鯉。又作翡翠詞云。秦女乘鸞遺翠羽。落在人間與風舞。風休不歸誰作主。
此郎拾取妝金縷。郎家夫婦愛且憐。繫向裙閒同出處。朝來隣里偶經過。方朔鄒枚爭欲覩。主人重客
苦留連。急走鈿車令去取。酒巡未而掩閣扉。忽已聞歸報鸚鵡。重勻朱粉臨鏡臺。促息不停催出戶。正
抱琵琶穩繫條。輒作輕雷攏作雨。自解彈成啄木聲。豈唯能寫胡人語。醉眼流波入鬢時。絃慢邀郎緊
絲柱。身柔柱滑郎力微。欲倩傍人頰顧主。主何磊落風味多。就請上賓無不許。相疎情遠誰稱渠。畫撥
當胸客當去。

因讀禪月有懷王慥使君詩云。剝剝生靈爲事業。巧通豪俊作梯媒。令人歎息古已如此。

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圃中。游人亦多留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墳。或云太白平生愛謝
家青山。葬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葬殯於此。至范侍郎爲遷窆青
山焉。

杜子美墳在耒陽。有碑其上。唐史言。至耒陽。以牛肉白酒。一夕醉飽而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曰。扁舟
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其子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當以墓誌爲正。蓋子美自言暫當陽杜元
凱之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又子美父閑。常爲鞏縣令。故子美爲鞏縣人。偃師首陽山在官路。其下古

塚壘而杜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其旁元凱子孫附葬者數十但不知孰爲子美墓耳

傳逸人名

神海無人
名二字

崑真廟時人贈張忠定詩云忍把浮名賣卻閒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

門外風花任往還忠定蒼云蕭蕭疎葦暎

海隱識
話作對

門牆見說新秋鱸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

遶寒塘逸人又題壁云寒葦入夜忙催織戴勝春深苦勸耕人苦無心濟天下不知蟲鳥有何情

孫元規最不喜僧帥浙東過潤州甘露寺令僧盡去詩碑獨留僧文灝

芸窗
本顯

詩云本爲向空寬病目卻因

多見動開心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

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余嘗爲東坡先生言平生嘗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每自請行放數得實一樂也聽訟爲人得真情二樂也

公家有粟可賑饑民三樂也居家亦有二樂闔門上下和平一樂也室有餘財可濟貧乏二

樂也客至卽飲略其豐儉終日欣然三樂也東坡笑以爲然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獨臣妻有

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東

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

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而止

張芸叟作呂子固挽詩云。大塊分勞逸。唯君獨不均。險夷安若性。金石想爲人。萬卷書奚託。重泉恨莫伸。
誰知丞相子。天地一窮民。

余初到長安。有詩云。來往長安未定居。暫將僧舍當吾廬。空中說法憑鈴語。枕上朝饑聽木魚。因果分明

休問佛。行藏自信罷占書。眼前一物真堪愛。

芸窗禪海本羨

百尺長楊水滿渠。

南關驛上碑云。昔列禦寇稱天傾西北。故河東視諸郡最爲高險。太行峙其南。羊腸處其北。北史齊紀。詔

問崔頤何處。有羊腸坂。頤曰。按漢書地里志。上黨壺關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按皇甫士安地里志云。

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

侯鯖錄卷第七

沈存中括元豐中入翰林爲學士。有開元樂詞四首。裕陵賞愛之。詞云。鶴鵲樓頭日暖。蓬萊殿裏花香。草綠煙迷步海虞本。葦天高日近龍牀。樓上正臨宮外。人閒不見仙家。寒食輕煙薄霧。滿城明月梨花。按舞驪山影裏。回鑾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華滿陌東風。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隊穿花。一片紅雲闌處。外人遙認官家。

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開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鈎欄是也。沙門玄應撰。

案注似誤。

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遠爲守。宣宗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此纒陋之甚也。使才臣治郡有餘暇。鈴閣奕棋。未害爲政。豈特一詩中言棋。便謂不能治民。有以見宣宗之度未宏遠耳。

比來士大夫借人之書。不錄不讀不還。便爲己有。又欲使寫本又復欲人之無本。潁州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

海虞本部。皆有題記。是謂借諸人之書不還者。每炫本多。余不欲言。未嘗不歸戒兒曹也。

陳叔易崇寧中爲宋海本喬年薦得官。入館。晁以道有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新禾

滿地秋風起。六六峯前只一家。未久以道亦爲勢人所引入京。適得書。寄此詩來。予次韻白。聞道諸公

置齒牙。買驪賣屐。趁年華。太平起隱。無遺策。空盡嵩陽處士家。始者以道。叔易。皆居嵩陽。誓不出仕云。傳載曰。僧淡然者。爲詩曰。到處自鑿井。不能飲常流。與孟郊。退之。爲洛下之游。退之作嘲淡然。野睡詩是也。

唐劉從諫死。其子積請襲位。未許。發兵擾河內。朝廷命檢校右僕射王茂元專征。會茂元卒。遣檢校太尉王宰都統驍卒。檢校右僕射石雄爲副。未卽進討。武宗切於成功。遣內養崔神。召丞相李衛公於便殿。曰。此賊使朕鬢眉陡白。諸將不冝殺戮。卿等可爲作制馭奏來。朕坐此以待。衛公至中書。召御史中丞李回宣上旨。請公以行。命回爲催陣使。發自右銀臺門。五十四道邸吏。戎車導引。至近驛。觀者傾京師。公至蒲東。刀荒嶺。都統王宰。其副石雄。鞭腰帕首。俯伏道左。拜謁。公摠轡受禮。顧左右喚當直令史處分。責破賊限狀來。二將揮汗。通海虞。六十日內。請收潞洲城。遠限請行軍令。五十八日。潞州送積首請降。官軍入上黨。拜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回。卽驛坊李相也。

老种太尉師道。預知金人反覆。上進二詩。多爲張六太尉者。收藏不達。已備言大金連結情狀。後果叛盟。詩曰。外寒胡兒裏黨臣。勾連數衆赴京城。團團闔闔孤平寨。不識皇家王氣星。又云。飛蛾視火殘生滅。燕逐羣鷹命不存。從今一掃胡兵盡。萬年不敢正芸窗。南行後金人奔突犯闕。皆如其言。初與折可存。种海本存。下衍中字。立殊勳。後欲擊賊。不用其言。氣憤而卒。

崇寧中。漁隱叢話。特奏名狀元徐遜。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

問留得宮花醒後看。亦十二二年前進士也。

近歲林棟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卒諸本病今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

掘視之身化巨蛇頭尙人也取之置荆園中他日體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

故舊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

能人言太平廣記中載人化爲虎多矣未見生化爲蛇也說元化說

歐陽文忠公晚年最喜陳知默詩云恨不多記但記其兩聯一云平地風煙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一

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落林梢帶晚風

傅欽之作中丞言劉神海誤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

父熟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張安道少年謫神海及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

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錢入

金山寺了元長老刻板印施坡作後序詳言之矣及坡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

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之乃知性慈悲者必是大修行中來非一世薰習所致

先伯父洋州侯有文學名于嘉祐治平閒有落花詩云綠珠樓下堪惆悵宋玉牆頭又別離又御溝詩云

一條橫截紅塵斷幾曲遙通紫禁深

長安慈恩寺僧見數女仙夜吟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忘卻寫本強華筵到曉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僧出揖之化爲白鶴飛去明日又題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柄移有似佳期常不定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之孔子家小二海虞本無三字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卽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又云旣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卽日傳播諸郡空喉取狗器也

劉原父再娶歐公諸本誤行女字甚認今從寫本戲作二詩云仙家千歲亦何長人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又云文章落筆有誰先坐上詩成海外傳明日京都應海虞及寫本作爭紙貴開籬卻扇有新篇

類妓曹蘇哥海虞本歌芸窗碑海本奇今從寫本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鬱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約者聯騎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旣而酣飲諸客聞之賞其曠絕於流輩晏元獻聞之爲戲題絕句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土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黃魯直戲作貴耳賤目謎云。驢耳對軒軒。爭酬價十千。眈眈兩虎視。不直一文錢。

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鬪于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

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謁者。於是委遇至厚。不數年。

許公大拜。梅爲發運使。按部至濠上。作詩寄許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堦步武爲

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蕩。觀魚臺古草離離。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看舊碑。許公案呂

諸本俱誤呂申公致申公爲呂公著及呂蒙正今從碑海本

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聞雲窗本誤健買妾。陳述古作杭守。東坡作倅。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

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鴛鴦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神海本忝

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祐。柱下。張蒼。安昌。張禹。皆使姓張事。

文思使。海陵本作文思使或云。量銘云。時文思索。或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之曰文思使。海陵本便院

東坡先生召試直言極諫科時。答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主文皆不知其

出處。及入謝目。引過詣兩制樓次。歐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爾。數公大笑。

世以鮑昭字明遠。讀李義山詩云。嫩割周顛韭。肥烹鮑照葵。乃知名照。非昭也。

唐明皇時。孫逖詩本誤逖今改正集中。有壽王瑁妃楊氏廢爲道士制。此可見太真妃真壽王妃也。李商隱詩云。

驪岫飛泉泛燦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海陵本鑿與惟壽王。又云。龍擘賜酒敞雲

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書此事也。

唐李義山樊南甲乙四六集序云。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乙。

寫本也。海虞本一。今從芸窗神海本。

周禮闈十人。海虞本十八人。鄭玄曰。闈。真氣藏者。今謂之宦人也。主閑門戶。故闈之。

東坡先生嘗愛梅聖俞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詩云。陸生聲譽在雲閒。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契。

文章全盛馬兼班。眈眈玉宇龍纏棟。靄靄金鋪獸囓環。卻出常朝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天福中。楊凝式。風子筆。墨高妙。洛陽寺有題壁。李建中亦有書名。嘗題其傍。芸窗本榜云。杉松倒澗雪霜乾。屋

壁巖煤風雨寒。我亦平生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濠守侯德裕侍郎。藏東坡一帖云。杭州營籍周詔。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鬪。勝之。詔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

古飲之。詔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詔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

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詔時有服衣白。一座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

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園桃與李。強勻顏色待秋風。龍觀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

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芸窗本願。濯纓還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王立之云。老杜家。神海本。本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幔。或云。恐傳者謬。又有泛愛憐霜鬢。畱歡卜夜閑。

余以爲皆當以閑爲正。臨文恐不自諱也。迂叟李國老云。余讀新唐書。方知杜甫父名閑。檢杜詩。果無

閑字。唯蜀本舊杜詩二十卷內寒食詩云。隣家閑不違。後見王琪本作問不違。又云。曾閃朱旗北斗閑。

後見趙仁約說薛向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甫不用閑字明矣。

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寫本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雲窗本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甫爲顛願質之坡云吾從衆坐客皆笑。

東坡論沈傳師書云傳師雖學二王筆法後欲破之自立乃傷變主者也近世人多學傳師又不至但有小人跳籬齋圈脚手令人可憎世人皆學何哉。

東坡云白公晚年詩極高妙余請其妙處坡云如風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時不到也東坡云荆公暮年詩始有合處五字最勝二韻小詩次之七言詩終有晚唐氣味如平甫七字復爲佳耳。

晉人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曾問東坡坡云古人以將爲初是初無同豈復寫本有異耶後以此旨觀古人用初字意皆通於此義。

宗鏡中有古德環同見異頌一首云於一端嚴淫女身出家耽欲及餓狗以前塵無決定相三者分別各不同。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爲春夢婆坡被酒獨行逼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情老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

每困東隣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老符秀才言換扇事東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

處。

晁無咎言晏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

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

世言盧絳病夢一白衣婦人啖以甘蔗為歌菩薩蠻詞曰後相見於固子陂其詞末句云眉黛遙山撥芭蕉生暮寒此詞人俱能道之而楊大年談苑中末句不同云獨自凭闌干衣襟生暮寒不知孰是予嘗謂芭蕉生暮寒妙甚與衣襟大段相遠大年必不如此道也。

李邦直黃門在政府時夜夢作春詞云楊花落燕子橫穿朱閣苦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著綠野帶江山落角桃葉參差殘尊歷歷危檣沙外泊東風晚來惡案此條似未完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閒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

鋪云案此條諸本俱脫秦少游云至方回亦有詞云止凡四十七字以當年曾到王陵鋪云云接於王陵鋪為李邦直知此書說脫亦已久矣嗣後刻本復誤那直為那魯且於賀詞後註云此賀方回續邦魚詞則又校刊者之過也後見曾達臣獨醒雜志載王陵鋪事其後半與此無異始據其文補錄曾達臣獨醒雜志載王陵鋪事其後半與此無異始據其文補錄曾達臣獨醒雜志載王陵鋪事其後半與此無異始據其文補錄曾達臣獨醒雜志載王陵鋪事其後半與此無異始據其文補錄

誕取譏當世於此見其一端云乾
隆乙巳七月十五日知不足齋識

東坡云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卽與之後得所失屐復還之不冝取又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卽與之後得所失屐麟士笑曰非卿屐耶復受之士大夫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史詩以諷諫云丞相朝來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寇盜謀將及害盡忠良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翰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二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王誦經受誅母子俱賢也

東坡守杭州時有縣官貪而無恥欲黜之洩張父政名疑解其事公厲聲曰古之學者爲己其斯人耶張問其故掌政名曰有司掌教名曰儒臣有司惟欲得之於己儒官惟欲成就於人聞者笑倒案此條惟本有之

侯鯖錄卷第八

司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諛語。嘗作詩云。由來獄吏少和氣。皋陶之狀如削瓜。又有長短句云。寶髻忽梳就。鉛華淡妝成。青煙紫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芸窗本醒深院月斜人靜。風味極不淺。乃西江月詞也。

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陸魯望作有懷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

南唐給事中喬彞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卽丘旭、樂史、王則、程渥、陳皋也。皆以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子以爲喬之榜類陳橘皮。以年多者居上。

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鶻。禿鶻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集韻云。鱒音鱒魚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也。此水蟲耳。

馮夷者。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伯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

一云。渡河溺死。

詹玠南方人。有詠梅詩云。只有雪爭白。更無花似香。全似裴說詩格。說棋詩云。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又牡丹詩云。未嘗貧處見。不似土中生。又嘗有詩云。入山不避虎。當路卻防人。格雖不高。真入理之言。金陵人謂中酒白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葉嗅。用鄉人語也。

江州村民呼父曰大老。孟子所謂二者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此可驗。

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題二絕於壁上者。曰。馬蹄輕蹙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樓羞薄倖。自緣無錦不纏頭。又曰。高臺已傾池已平。隋家宮殿春草生。千年往事何足歎。廣陵非復舊時城。二詩筆法秀勁。不題名氏。荆公後題云。此沈文通詩。

劉原父晚守長安。眷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其召還。作詩別之曰。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

韓退之以論佛骨貶潮州。給事中馮宿亦貶歙州刺史。論者謂。前一日馮宿於韓家。蓋宿教令上疏。遂貶焉。嗚呼。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風旨。君子使人必信。難矣。

愁。曹音憂也。集韻。揚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卽憂也。

宣宗深懲閹宦恣橫。以訪令孤絢。絢密奏。勝子云。但有罪莫捨。有關莫填。自然無遺類矣。

關東鄙語曰。人開長安樂。出門向西笑。

富鄭公守青。案留本有州字。值荒歲艱食。從朝廷乞斛斗濟民。作書與執政云。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之。幸樂成此志也。

富鄭公與歐公書云。某在青州。作得一實頭事。全活數萬人。大勝如二十四考在中書也。謂賑濟事。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四事也。其深
有旨。

東坡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舒王。適陳和叔作守。多同飲會。一日遊蔣山。和叔被召將行。舒王顧江山曰。子
瞻可作歌。坡醉中書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
住。公駕飛駟凌紫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卻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和叔到任數日而
去。舒王笑曰。白鷺者得無意乎。

張文潛每見親友書後無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觀。

川中一士人作食菜詩十餘韻。其警句云。瘦頰傾綠水。溷急走青蛇。渾家青菜子。一肚晚蠶沙。

張文潛戲作雪獅絕句云。六出裘來百獸王。日頭出後便郎當。爭眉霍眼人誰怕。想你應無熟肺湯。寫本腸

韓魏王晚謝事歸相州。有詩云。花散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閒。又云。不羞老圃秋容瘦。且看黃花晚
節香。皆熙寧紛更法。獲爭之不勝所作也。

東坡在黃岡。與張從憲吉老同一州。吉老妻。予從姑也。遇生日。請坡夫婦飲。適有新桃。食之見雙仁。坡戲

作獻壽詩云。終須跨箇玉麒麟。方丈蓬萊走一巡。敢獻些兒長壽物。蟠桃核裏有雙仁。案此則從寫本補。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人作謝啓。或戲與一對云。蓮花裏點燈。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著可知。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云。

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屨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閒佩冠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閒出素蛟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王時海虞本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蓂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懷。案此則諸本脫前一行。今從寫本補。

錢唐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適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復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佳。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大中二年。李衛公謫廣州。歷宣宗、懿宗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爲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

啓、文德、龍化、大順、景祐、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處鄉里者或爲里胥族、

出風齋集

東觀奏記云、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宣宗問之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後、多建人也、郡極不惡、卿若潔己奉公、綏輯凋瘵、常若在朕前、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卽三尺堦前、便是萬里、

賀監爲禮部侍郎、海虞本王贈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爲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

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焚摻矣、

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爲淮南小將高適脅取其方、然不甚效、後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於其囊中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岑得異方、祕之求利、無濟人之心、宜爲虎食、王昇之者、必有善報乎、案事見唐國史補

黃魯直云、爛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抹南京麪作槐葉冷淘、糝以襄邑熟豬肉、炊其城香稻、用吳人鱸松江之鱸、旣飽、以康山谷簾泉烹會坑鬪品、少焉、臥北窗下、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少快、

甲冑者、廣雅云、兜鍪謂之冑、

商賈、白虎通云、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銘者、刻金石以紀德也。禮曰：銘者、自名也。銘義稱美不稱惡。鄭玄曰：銘者、名也。

山谷云：金華俞清老，字子忠，三十年前與予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用之，脫掖逢著僧伽梨，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也。予命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無妻子累，去作半山道人，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青鏡，政爾良獨難。東坡常哦此詩以爲戲。

田承君云：東人王居卿在揚州，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和靖梅花詩，然而爲詠杏花與桃李皆可用也。東坡曰：可則可，恐杏花與桃花不敢承當，一坐爲之大笑。

曾讜，孝序之子，元符中上書論元符之政，論編入邪，爲中等，後爲二蔡客。上書詆元祐，美崇寧政事，爲正論上等。後因陞對作聖語，令進擢，又背京從卞，言章及之，遂貶丹陽，閒居，嘗送新茶與蔡天啓。天啓於簡後批一詩云：欲言正焙香全少，便道沙溪味卻嘉。半正半邪誰可會，似君書疏正交加。

客有自丹陽來過穎，見東坡先生說章子厚學書，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從門入者非寶，章七終不高耳。東坡嘗作韓幹馬詩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驚驥謾爭馳。余以爲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爲法也。

蘇二處見東坡先生與其書云二郎姪得書知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若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帖乃斯文之祕學者宜深味之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山谷建中靖國閒例復官職有詩十首一曰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儋州秃鬢翁謂東坡也

韓退之不喜僧每爲僧作詩必隨其淺深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棋鬪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戰詩誰與敵法汗橫戈鏃飲酒盡百觥嘲諸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縣言僧之事乃云圍棋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爲不雅可謂出醜矣又送澄觀詩乃清涼國師者雖不敢如此深詆亦有向風長嘆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亦欲令其還俗是終不喜僧也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陽樓外出鞦韆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是後人著意道不到處

魯直云東坡居士曲海虞本作詞世所見者數百首或謂於音律小不諧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

者。

無咎云。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人以爲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無咎云。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雅數點。流水邊。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黃魯直閒爲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也。

晉世家云。叔虞。武王之子。姜太公之外孫。今晉祠是也。

山谷在涪溪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山谷云。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予草書三昧。所謂海虞本少三閉門合轍。題東坡水石。○案此條碑海本

桃黃事。東坡書云。有某山人居。夜夢谿邊有一人溺水。棋人授而出之。飯後縱步至一溪邊。看夢中見者。

獵人縛一鹿來。棋人數千得之。鹿逐棋人。跬步不可離。後於所居林閒地上得桃一枚。甚大。樵婦過而食之。棄其核而去。棋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黃一塊。棋人吞之。自此不復食。東坡名此鹿爲山客。

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梁。國史補春。劔南之燒香春。老杜亦云。

問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裴劂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多以春名酒也。熊執易爲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慘然曰。願列一名。雷霆之怒。足下豈可獨當。案事見今之士大

夫。有同爲朝廷言事。或不從。卽先變其議以合之者。或變之不及。卽自辨非出己意。傾害同列而幸自

脫者於登良愧矣。

江南道中壁上有人題云。蛇蝎性靈生便毒。薰蘭根異死猶香。不知何人詩。亦妙語也。案此條碑海本佚。今從寫本補錄。○

芸窗書院本云。江南道中壁上有詩云。蛇雖死後性猶存。蘭縱焚時根亦香。此警世之語有道之言也。

東坡作詩。妙於使事。如剩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麀書。弄麀乃李林甫事。湯餅客出劉禹錫贈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坐上賓。舉筯食湯餅。祝辭天麒麟。若以爲明皇王后事。則不見坐食湯餅之意。案芸窗本止公海虞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爲傳舍乎。因贈詩此無下云云。本本又。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蓋用朱桃椎事。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荅。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爲詩。真切當也。

矣。鮪錄近惟稗海本行於世。誤書脫簡。殊不耐觀。予家塾藏有三本。一芸川書院本。不知刊於何時。脫誤與稗海略同。似卽商本所祖也。一明天啓開海虞三槐堂坊刻。密行細字。頗具雅致。而繆戾時復不免。一舊抄本。分上下卷。較諸本爲勝。惟刪削辨傳奇。鶯鶯事一卷耳。暇日參合校訂。又時檢他書。證其異同。雖不敢信爲善本。以較商刻。則逕庭矣。刊以質諸藏書家。

嘉慶癸亥八月上浣三日。古歛鮑廷博識。



王雲五主編
三十年四月五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錄 鯖 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趙 令 時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一七八六上

志



33
4
2859